



空军社区学院文凭在空军战士眼中价值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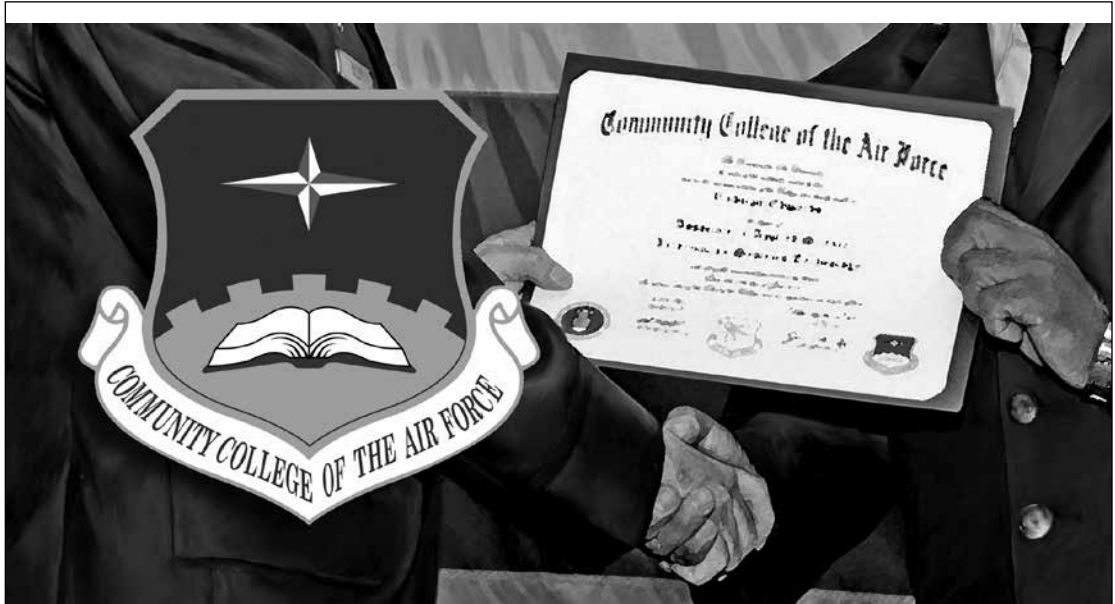
Just Checking the Box - Do Our Airmen Value Their CCAF Degree?

贾森·M·纽卡玛, 经营管理学博士, 美国空军少校 (Jason M. Newcomer, DBA, USAF)

亚伦·M·格拉斯曼, 管理学博士 (Aaron M. Glassman, DMgt)

艾莎·D·达考斯塔-保罗, 美国空军后备役少校 (Aisha D. DaCosta-Paul, USAFR)

贾森·A·福勒, 美国空军三级军士长 (MSgt Jason A. Fowler, USAF)



美国空军社区学院 (CCAF) 一个校友团体最近在领英 (LinkedIn) 网站张贴文章“CCAF 持续为空军及其士兵提供价值”, 引发了一百多条来自 CCAF 毕业生对母校文凭价值的评论。¹ 对 CCAF 的这份大专文凭, 他们在价值认可上可谓千差万别, 有的说“毫无价值”, 有的称“对职业和目标有重大影响”。²

CCAF = 空军社区学院
AFSC = 空军技术专业代码
AAS = 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
GEM = 普通教育机动计划
AU-ABC = 空军大学副学士学位合作计划

上述情况作为催化剂, 促使

笔者开展一项两阶段研究。我们意识到, 只有对照问题的正反两面, 才能真正回答有关这个文凭价值的问题。第一阶段包括目前的研究部分, 重点是向 CCAF 毕业生征询对其文凭价值的看法, 并进行归纳分析。第二阶段准备向各行各业的人才招聘经理征询对 CCAF 文凭的看法, 以及他们在审查申请者学历证明时对该证书的评价。

CCAF 学位课程

隶属空军大学的 CCAF, 是一所由南方院校联盟认证、联邦政府特许的授两年制学位

的院校。³ 这所院校只面向空军，入伍士兵学员基于所分配的空军技术专业代码（AFSC）成功修完 CCAF 课程后，获授相应的应用理科副学士（AAS）学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文化空军，通过指导士兵钻研学术知识，掌握实用技能，打下理论基础，使他们在各种技师岗位和领导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空军士兵从基础军事训练开始，积累 CCAF 学位学分。他们入伍后首先进入各种 AFSC 技术培训学校学习，被分配学习不同的空军专业课程即 AFSC 课程，结业的同时，也获得 CCAF 的技术教育和课程所要求的入学学分。他们无论在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或空军预备役，都自动被 CCAF 录取，注册到与其 AFSC 相连接的学位课程。这些学位课程包括由空军各技术培训学校提供的航空兵技术教育、由认可的民间高等院校提供的核心普通教育，以及空军或民间机构提供的管理课程。CCAF 的副学士学位规定最少 64 个学分：

- 24 个技术教育类学分——通常通过附属技术培训学校的课程和为提升技能水平的实习拿到这些学分；
- 6 个领导力、管理、军事研究类学分——最好通过航空兵领导力学校、士官学院、和 / 或空军高级士官学院达到这一要求；
- 4 个体育学分——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就能取得这些学分；
- 15 个普通教育类学分——可以从被认可的院校转入学分或通过参加大学水平考试获取；
- 15 个选修课学分——技术教育、领导力、管理、军事研究，或普通教育方面的课程可以满足这个要求。⁴

“普通”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结果，我们必须首先熟悉“普通教育机动（GEM）计划”、“空军大学副学士学位合作（AU-ABC）计划”，和对持有 CCAF 文凭者晋升高级士官领导人的要求。让我们分以下几部分介绍，然后再继续讨论研究结果。

填补缺口

空军为其士兵提供多种机会来满足 CCAF 的普通教育要求。战士们通过基地内的或由基地资助的考试中心，可以免费考试取得大学学分，只要从 33 门初级“大学水平考试计划”中选择自己所需的学科，然后通过考试即可。⁵ 此外，CCAF 还与地区认可的民间教学机构（它们通过 GEM 计划提供大学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程）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个远程学习平台使普通教育课程得以随时、随地通过空军网络教育中心提供。如此，它加快了 CCAF 课程的完成，并减少了空军士兵因部署出征、永久性调防和其他家庭责任对修读课程的影响。

作为专升本的台阶

空军通过在 AU-ABC 计划之内建立的伙伴关系，最大程度地运用军事职业教育和训练。这种合作把 CCAF 的 AAS 学位接续到与该大专文凭相应的在线四年制本科学位课程，对提升空军教育水平具有特别的价值。AU-ABC 计划包括地区和国家认可的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因此 CCAF 毕业生拿到大专文凭之后，只要再修 60 个学分就能拿到学士学位即本科文凭。加入该计划的每位学员都收到一份完成学业的契约，它锁定转校学分，也明文规定还要修哪些学分才能满足学士学位

位要求。AU-ABC 计划的这些学分要求也可以在军人退伍或脱离空军之后完成。

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

空军把 CCAF 的 AAS 学位用作认证航空兵专业和技术能力的多项方法之一。它充当空军士兵晋级系统中的一个必须满足的关键指标，也提供一种确保把士兵和士官培养成合格的空军资产管理人的手段。AAS 学位意味着，这名士兵已经获得了胜任本职工作所需要的大专知识和技术经验。任何一名士兵若想晋升到士兵兵力结构的最高两层——二级军事长和一级军事长——必须在晋升资格评审截止日期之前就被授予 CCAF 两年制学位。CCAF 学位可以是任何学科。⁶ 这个副学士学位证书每年颁发两次（四月和十月），且必须出现在当时的士兵数据验证记录中才能在下一次晋升周期中反映出来。

调研方法

我们对这个调研课题的设计，围绕着两个中心问答题展开：Q1：你看重这个学位吗？以及 Q2：你会向其他人推荐它吗？答案只有是与否。这是两个顶层问答题，其余的解释性提问似乎都为附属，在于帮助课题组对此两个中心问题做进一步分析。附属性提问包括：对空军的某些计划（比如 AU-ABC 和 GEM）的了解程度，预期的完成学业时间，一般概念及其价值（比如，促进终身学习、处理问题更有章法等），攻读学位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以及通过 CCAF 课程提高的具体能力（比如，口头交流等）。有些提问下面给出自由评论栏，从而允许应答者对其答案作进一步解释。对定量数据的描述使用信息图表，当数据之间有某种关系存在时就使用交叉表

格。定性数据以代码形式表示，用的是标准关键词和基于概念的代码表。

CCAF 用了 126 天（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到 2015 年 2 月 3 日）完成数据的收集，提供给本课题研究组。符合本次调研条件的学生总人数为 6357 人，其中 1516 人提交了答卷。这个取样规模足以允许从中得出可信度为 99% 的结论。⁷ 在数据初审阶段，调研问卷的某些局限性便浮现出来——比如，问卷中使用了带偏见性的提示。问卷对某些“是/否”题的说明是：“如果选‘否’，请解释。”这意味着选“否”者可以进一步自由评论，而选“是”者则无此选择。有些应答者选择忽略这些说明，只写下肯定性评论，得以进入编码供后续分析。在这份问卷的答题要求的基础上，许多书面回答都偏向于否定，但不能说明否定意见占压倒多数——只是反映了应答者依循答题要求的引导而形成的结果。对于如何改进调研设计，本文在建议部分给出具体意见。

调研结果

定量数据

上述的两道主要提问，在于评判该文凭的价值，以及完成学业的应答者是否会向他人推荐这个学位课程。绝大多数学员（分别为 92% 和 97%）给出肯定回答。笔者制作了一张与其他问答题相关的交叉表格，以便确定对此文凭持肯定或否定的这两组人与其它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对此文凭价值持肯定态度的人（1385 人）中：

- 99% (1,376 人) 会向他人推荐该学位；

- 17% (240 人) 在读 CCAF 学位之前已经获得一个学位；
- 72% (995 人) 称这是其高中毕业之后拿到的第一个学位；
- 5% (75 人) 不确定或还没有继续深造的计划；
- 64% (890 人) 清楚地了解 GEM 计划及其与 CCAF 的关系；
- 64% (880 人) 了解 AU-ABC 计划。

在对此学位价值持否定态度的人 (128 人) 中：

- 70% (89 人) 会向他人推荐该学位；
- 8% (10 人) 在此前已经获得一个 CCAF 学位；
- 52% (66 人) 称这是其高中毕业之后拿到的第一个学位；
- 15% (19 人) 不确定或还没有继续深造的计划；
- 43% (54 人) 清楚地了解 GEM 计划及其与 CCAF 的关系；

- 42% (54 人) 了解 AU-ABC 计划。

以下表 1 和表 2 检视应答者的各项回答之间的关系，旨在更好地理解他们如何和/或为什么重视这个学位。例如，看重此文凭价值并希望继续深造者相信教育能改善其履行使命。这些士兵较有可能领会教育的重要性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无形利益。同样地，这些持肯定态度的军人表现出他们意识到 CCAF 文凭对士兵发展的重要性。反过来，在对此文凭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上述这种关系就不存在。

有趣的是，我们从交叉表格结果中注意到，应答者无论是否重视这个大专文凭，大多数人都有兴趣继续深造。而且，在对此学位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绝大多数 (70%，89 人) 仍然会向其他人推荐 CCAF 学位。另一点也很明显，即不重视此文凭者也不大可能了解 GEM 和 AU-ABC 计划。把肯定群体和否定群体的相关性系数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前者在相关项目数量和程度上都明显较高。

表 1：对 CCAF 文凭价值持肯定态度者的各项回答之间的相关性

	希望达到教育程度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	**	**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	**	**	**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	**	**	**	**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	**	**	**	**	**	
有助规范处理问题	*	**	**	**	**	**	**

** 表示无差错状态下，紧密相关。

* 表示不计算一类潜在误差的情况下，紧密相关。(所谓一类误差，是指当多重关系被同时测试时，就会发生这种误差。假设每种关系被测试的可信度在 95%，当测试 8 种不同情形时，误差率就从 5% 增到 5% × 8。为了把潜在误差纳入计算，研究人员常常乘上被测试的关系数目，来缩小这个 5% 的误差窗口。

表 2：对 CCAF 文凭价值持否定态度者的各项回答之间的相关性

	希望达到教育程度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			**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	**	**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	**	**	
有助规范处理问题		*		**	**	**	**

** 表示无差错状态下，紧密相关。
* 表示不计算一类潜在误差的情况下，紧密相关。

就是说，了解该计划的毕业生更能看清其价值，并感觉它在较多方面都积极影响自己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据也表明，这项大专教育对学生有重要作用：学生中有 36%（548 人）希望继续攻读学士学位，还有 49%（741 人）想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表 1 和表 2 中的相关性也证明，希望具有较高学历的学生（那些可能更清楚教育影响的人）也重视 CCAF 学位，且更容易看到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大部分学生（67%，1015 人）计划在一到三年内继续深造，这其中有些人（24%，356 人）估计需要四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下个阶段的深造。课题组承认，参与这次调研的所有应答者都拿到了 CCAF 学位，但是，当被问及他们所经历的障碍时，其中有 45%（1162 人）表示，日常工作量和家庭生活对他们完成此学位造成一定的困难。

为采样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些多项可选题（同一题可以选多个答案），以确定 CCAF 文凭是否有助于

提高某些技能。表 3 列出了这些技能和回答人数，以及肯定及否定回答的百分比。

数据表明，有些技能有所提高，也有些方面没有提高。应答者中超过 50% 认为 CCAF 文凭无助于提高以下这些技能：决策技能、批判性思维、服从技能、韧存技能、主观能动性及个人信心、本职工作创新能力。把这些调研数据与他们对先前提问的问答情况相比，我们看到有悬殊差异。在先前的回答中，有 80%（1,211 人）认为，获取 CCAF 学位有助提高军人的职业素养，84%（1,273 人）相信，CCAF 在培养专业士兵队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在设计提问时使用的措辞不当而导致；不过，也许还需要审查未来版本问卷的可靠性或内在一致性。而且，也许有些学生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因此没有把 CCAF 教育看成进一步提高这些技能的源泉。例如，30% 的毕业生在拿到 CCAF 文凭之前就已经持有一个文凭。如果他们在那段学习期间学习了写作技

表 3：CCAF 文凭对学习和生活技能的影响

技能	总数	有助提高	无助提高
本职业领域的技术能力	779	51%	49%
口头交流技能（人际交流和工作汇报）	1,008	66%	34%
写作技能	792	52%	48%
决策技能	673	44%	56%
批判思维	717	47%	53%
领导能力	816	54%	46%
服从技能	566	37%	63%
职业素养	771	51%	49%
韧存技能	534	35%	65%
主观能动性及个人信心	713	47%	53%
本职工作创新能力	511	34%	66%

巧，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把这项技能进一步归功于 CCAF 教育。

定性数据

对定性数据的收集，主要来自应答者的自由评论，作为对具体答案选择的详细解释。在该调研问卷的设计中，应答者只有对第 1 道提问（Q1：你重视自己的 CCAF 学位吗？）和第 2 道提问（Q2：你会建议其他人读 CCAF 学位吗？）选择否定回答时，他们才受到鼓励进一步自由解释为什么。而在肯定答案的下面，没有提供自由评论填写栏，因此对 Q1 和 Q2 的自由评论就偏向于否定。⁸

在对 Q1 或 Q2 问答题的否定性表述（128 人）中，最多的负面意见包括以下：

- 我只是生怕自己的士兵考绩报告不理想，才努力读完这个学位。

- 它是士兵考绩报告中的一个评审指标，但出了军队就没有价值。学士学位应该更有分量。
- 这是只有空军才看重的一个普通文凭。
- 不止一个机构告诉过我它们不接受这个文凭。
- 它仅仅是个台阶，在民间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人在获得 CCAF 文凭之前，已经获得一个学士学位（25 人），也有些人称他们的 CCAF 学位或 CCAF 学分不能转往其他院校，或者说该学位在民间院校没有份量（22 人）。在对第二道题（你建议其他人读 CCAF 学位吗？）选择否定者（47 人）中，最多的负面表述是：该学位只用于晋升目的（13 人）（见表 4）。还有其他各种表述，虽然提供丰富信息，只占 Q2 答案总数的一小部分，故在此不作列举。课题组必须承认：上述否定评论使人领悟，但在回答总数中所占比重

表 4：对 CCAF 文凭价值评论的定性数据排列

CCAF 文凭是否有价值	总数	是否向别人推荐	总数
空军之外无价值	26	是，因为这是晋升必须的指标	13
已拥有一个学士学位	25	是，如果空军是你的职业选择	8
空军之外无法转换学位或学分	22	学分或技能不能转	7
强制性的	16	不是一个实体机构	4
只为晋升需要	13	浪费时间	4
不是一个有名气的学位	12	晋升 \ 职业发展	3
晋升 / 职业发展	11	只对士兵考绩报告有好处	3
累计	128	累计	47

不大。绝大多数应答者对这两个问题都选择了“是”，即认为这个文凭有价值，值得向他人推荐。

对这些问题的附加评论或反馈包含相当多的对个人境况的抱怨，或是与 CCAF 学位质量不相关的意见。从分析中浮现出四个主题（表 5）。大部分毕业生的评论反映出他们对 CCAF 文凭和该文凭对其职业将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效果基本满意。另一组最常见的评论表明他们对 CCAF 处理学分和 / 或寄发学生成绩单所需的时间期限不满意。

好几位毕业生评论说，在获取学位方面的信息时，他们难以得到上级指挥链的支持。其他人指出了关于 AU-ABC 或 GEM 计划的信息不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课题组很快

地在 CCAF 网站上找到了这些信息。有些学生（甚至那些对 Q1 和 Q2 问答提持否定意见的人）仍然能看到 CCAF 文凭的价值，例如以下：

对这两道提问，我选择了“否”，对此我想应该做个解释。我个人从没受到强迫来修 CCAF 学位。事实上，在修课期间，普通教育课是我最后考虑的事。有许多空军战士从不知道，大概修五门课就能拿到这个副学士学位。这个信息应该传递给大家。是的，CCAF 文凭会对你的职业有帮助，但它只需要大约一年时间就能完成。如今我在逐步晋升，所以我明白这些情况，并把这些信息告诉我的战友们。⁹

表 5：对附加评论部分的定性数据排列

附加评论或问题	合计
对该学位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满意	46
寄发成绩单 / 转学分的处理时间漫长	41
缺少信息或课程支持	26
不受民间重视 / 学位学分不被民间部门接受	18

与同类院校网站的对比定性分析

课题组还对 CCAF 网站内容做了一次定性分析，希望有助于了解某些应答者的定性评论的原因。做此分析，是因为从问卷调研

中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其中之一是：学生们感到必须具备这个 CCAF 文凭，“否则就……”；再一个例子是，对该学位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士兵们并不是很清楚。

表 6：几个社区学院网站内容的对比定性分析

网站主页内容	社区院校					
	空军社区学院 *	特拉华技术社区学院 *	潮水社区学院 *	俄克拉荷马市社区学院 *	宾州哈里斯堡地区社区学院	密西西比海口沿岸社区学院
校长致辞	*					
常见问题	*					
学校概况	*	*	*	*	*	*
资格认证	*					
继续教育	*	*	*	*	*	*
学校手册	*	*	*	*	*	*
学分转换	*	*	*			
入学与申请		*	*	*	*	*
学生资源		*	*	*	*	*
活动日历		*	*	*	*	*
新闻公告		*	*	*	*	*
学校杂志		*	*	*	*	*
社交媒体链接		*		*	*	*
学生要闻		*	*		*	*
更多信息联系		*	*	*	*	*

* = 下图中有其主页截屏



我们抽取了几个类似的社区学院网站，把这个小规模样本与 CCAF 网站排列在一起相比，就看出 CCAF 的位置如何（见上表 6 和图）。

从对上述几个网站的对比定性分析，我们看到大多数社区学院在设计网站时的共同思路和框架。这个基本共同的框架中包含丰富的信息，信息重点放在教育教学及专业录取、社交媒体链接、学校活动日历、关于学生 / 学校成就的新闻报道等。表 6 显示，CCAF 网站的内容和一些同类院校网站相比有相当大的脱节。CCAF 网站主页中约 90% 的版面刊登了校长欢迎辞和照片，其余部分是几个下拉式菜单，链接到常见问答页、资格认证、学院目录、学分转换等信息。以上主页截屏对比图还表明，CCAF 网站在页面美学和布局上与其他院校有差异。

讨论与建议

对调研数据的归纳分析表明，总体上，毕业生认为 CCAF 为空军士兵提供的教育有价值、鼓励学习、促进晋升、也有益于空军的使命。这次调研也确实暴露出一个挑战，这就是要求我们继续评估该文凭的有效性，还要将那些从 CCAF 获得真正教育的人和那些为了晋升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实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的人区分开来。根据上述情况和收集的数据，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提高离校毕业生调研表的清晰度

对调研工具本身做透彻检视和分析，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课题组发现，问卷中的多个技术错误可能影响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对“是 / 否”性质问答题不应偏向引导，而应鼓励肯定和否定回答者都提供自由评论，从而收集到正反两方面的反馈，如此，才能有助于确定为什么应答者会做出

如此选择，也消除书面回答中偏向于否定的倾向。

第二，应通过调研确认 CCAF 的教学目标，问卷应围绕这些重点设计提问。例如第 13 道题，Q13：“CCAF 对培养士兵士官队伍专业素养是否起到重要作用？”，对于那些不具体了解士兵士官部队全貌，或不甚了解 CCAF 与其个人经历之外的职业素养之间有什么联系的应答者而言，这道题实际上迫使他们提供猜测答案或给出没有根据的评论。¹⁰从应答者对此题的开放评论来看，证明上述分析并非虚言，说明这道题令应答者困惑或误解。¹¹

第三，这份 CCAF 毕业生调研表的设计者没有在问卷中包括“中立”或“我不知道”这类选择。虽然相关文献支持这种调研方法，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防止答题者避而不答；但有时候，应答者对某个提问的确会感觉中立或不知道答案。¹²上一段中所列举的那道题就是证明，即应答者本来有可能选“我不知道”，但问卷中无此选择，只好被迫给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在开放评论栏中，一位应答者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假如该问卷中有‘中立’这个选项的话，我本来可能对大部分提问选择‘中立’回答”。

最后，问卷中最好只评估学校具体教过的内容，以及那些可以被确认并评估为 CCAF 课程的成果的内容。比如，如果 CCAF 并没有明确（直接而不是附带地）传授过生存韧性能力或服从技能，就最好不要提问这些间接技能是否得到提高，因为这个变量很难测量。应答者通常无法精确进行这种内省性测量，一旦有间接联系出现时，就容易高估自己的知识或业绩。¹³

改进 CCAF 网站质量

对 CCAF 网站的定性分析揭露出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互联网市场宣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尽管 CCAF 不是一个靠学费运作的传统社区院校，但向客户传递信息和提供价值仍然非常重要。调研已经证实了网站设计和达到组织战略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¹⁴ 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设计，同时与兄弟院校的设计有比较密切的相配之处，将有助于 CCAF 更好地与其现在及未来的士兵学生沟通——他们大部分是九零后一代人，成长在数字时代，习惯于从网站搜索信息和价值。

教育教学——CCAF 如果在其网站增设一个“教育教学”栏目将受益匪浅，在这部分，可以简要介绍每个 AAS 学位，并把它和民间对应的功能挂钩。不妨看一看空军对外开放的网站，其中有专页介绍各种空军技术专业编码及其技术培训计划。¹⁵ 此介绍非常有效，使空军官兵了解这些专业在空军服役期间及退役后的不同价值。

学生资源——应该增设一个“学生资源”栏目，该栏目包括有关 CCAF 学位目的和用途的信息，也包含连接到现有 GEM 和 AU-ABC 计划介绍的子链接。还应包含连通到基地各教育办公室的链接，就像民间公共社区学院的网站通过链接将学生连接到各种学生服务办公室那样。这些信息可以在空军网络教育中心网站中找到，但是，CCAF 网站作为潜在学生和新入伍空军战士首先访问的网站，如果继续以干瘪面孔示人，当然不足以吸引浏览和创造价值。

新闻博客——CCAF 的公开网站如果在主页增设一个动态新闻博客栏，必获改善功效。该动态栏将突出报道学生主要成就——尤其

是和攻读或完成 CCAF 学位有逻辑联系的成就。另外，许多文章和故事平时都刊登在非 CCAF 拥有的领英网站中，但是从来没有与学院的网页连通。此动态栏目除了快速介绍学生和校友成就之外，还应刊登学校动态简讯，这样做必可进一步增加价值。

社交媒体链接——脸书、推特和领英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各种组织机构可以跟踪了解自身的口碑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由在线社交媒体转变到离线交流。¹⁶ 正规的组织机构中，不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建立存在的已经极少，同样也很难找到一家不与这些社交媒体连接的组织网站。所有高校网站，都注重分析本校与社交媒体链接的效果，而 CCAF 网站却没有，因此尤其需要关注本文的这项建议。连接到社交媒体，不仅为军人学生增添价值，更超越这些基本效用，进一步作为市场工具为整个空军进行宣传。

虽然本文提及的民间社区学院都具备地区院校认证机构认可的资质，但它们都没有在其公共网站主页中提及，也许是因为人们通常都知道它们是被认可的，和比它们高一级的州立院校相差无几。而 CCAF，颇像许多营利性学校的做法，必须极力证明自己与其他社区学院平起平坐的身份；也像营利性院校的难兄难弟那样，需要通过展示自己的资质，才能比那些无需提及资质的传统社区院校多收获一点好处。

积极经营 CCAF 形象

在本次调研中，尽管定量分析中大部分结果对 CCAF 的价值表示肯定；但定性分析表明，学生的某些看法具有共性。例如，有些学生感觉，完成 CCAF 文凭教育是晋升途中必须跨越的一个障栏，或者说是一个必选项。这当然也许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

应该使学生认识到其它的好处（比如，学习新知识，获得学位，扩大交往，等等）。许多士兵从战友或上级领导那里获取有关 CCAF 的信息，这些人的态度会影响年轻士兵的看法。¹⁷ CCAF 应该提高自身形象——通过宣传学生成功故事，刊登能证明学校价值的报道和文章，以及其他有关学校教育的评价等，使军人学生不仅从别人口中，更从学校的宣传中吸收这些信息，了解 CCAF 教育的全面价值。¹⁸ 从现在的口口相传，转换到网络传播，CCAF 当可向未来的学生提供更准确而全面的信息。进一步，通过宣传加强 CCAF 与其他社区院校平起平坐的竞争形象，有助于学校领导层改变其只此一家的垄断心态，也有助于突显 CCAF 文凭真实而全面的价值。¹⁹

结语和未来研究

总体来说，CCAF 毕业生重视这份文凭，但是有个重要问题仍待未来研究：为什么重视？由于已完成的调研问卷中，因为无心的设计失误，导致调研结果发生偏差，具体而言，只允许选择“否”的应答者提供开放式解释，而选择“是”的应答者无此选项，使课题研究组无法了解他们给出肯定答案的原因和程度。大量提及文凭价值的“附加评论”都指向晋升机会，由此表明：许多重视此文凭价值者，和许多不重视此文凭价值者，都出于同样的理由，这就是，此文凭只为晋升所需，若无晋升之需，文凭也就失去其价值。看来，对此文凭的这种认知已经成为空军部队中的定见，普遍认为获得此文凭对晋升很重要。而对年轻的空军士兵的认识灌输中，忽视了

如何让他们意识到，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理论知识，也是本职工作所必须，并可终身受益。再者，空军官兵觉得，这份文凭中有许多学分是“自动”授予的，基本上“人人有份”，文凭于是随之贬值。他们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持有该文凭者其实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需要在“具备正式资质的教室环境中完成若干 80 个学时周（并且大多数课程需要拿到 80% 正确答题率的最低及格分），才能获得这些“自动”学分。部队的直接带兵干部应该引导士兵认识高等教育的价值，而不是强调这份文凭对晋升的重要性。

了解空军官兵对此文凭价值的看法只是第一步。因为读取该文凭是受空军资助，被空军接受，也被用作晋升关键指标，所以它自有内部的价值——无论军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未来的研究，应该思考民间雇主如何看待 CCAF 的这份文凭，毕竟大量空军官兵总要退役，离伍，回归民间寻觅适合自身专业的工作，可能需要在简历中列出这个学历。只有综合两项研究的结果，才能看清这份文凭的真正价值。

最后，在本文的建议被接纳并实施两年之后，应将本次调研重复一次，其结果就能更准确地反映毕业生对此文凭价值的评定，因为改进后的调研会产生更可靠的数据。立足这些数据，加上部队带兵干部正确引导士兵理解高等教育的价值，加上 CCAF 网站经过重新设计更加吸引学生，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必定为 CCAF 的在校学生和往届校友，都带来更大的价值。★

注释：

1. Robert Goetz, "CCAF Continues to Provide Value to Air Force, Enlisted Members" [CCAF 持续为空军及其士兵提供价值], Joint Base San Antonio-Randolph Public Affairs, 11 September 2014, <http://www.jbsa.mil/News/News/tabid/11890/Article/598856/ccaf-continues-to-provide-value-to-air-force-enlisted-members.aspx>.

2. Edwin Hernandez, "Value of the CCAF Degree Article" [关于 CCAF 学位价值的文章],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Air Force Alumni Group, January 2015, <https://www.linkedin.com/grp/post/64715-5952882538375626754>.
3. Air University: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Air Force, 2014-2016 General Catalog, Number 20, [空军大学空军社区学院 2014-2016 普通目录第 20 号], 9 March 2015, http://www.au.af.mil/au/barnes/ccaf/catalog/2014cat/2014_2016_General_catalog.pdf.
4. 同上。
5. "General Education Mobile Program" [普通教育机动计划], CCAF, http://www.au.af.mil/au/barnes/ccaf/publications/gem_web_brochure.pdf.
6. Air Force Instruction 36-2502, Enlisted Airman Promotion/Demotion Programs [空军指令 36-2502: 空军士兵晋级 / 降级计划], 12 December 2014, 10, http://static.e-publishing.af.mil/production/1/af_a1/publication/afi36-2502/afi36-2502.pdf.
7. "Sample Size Calculator" [样本规模计算图表], Survey System, <http://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8. 感谢 Marques Armant 博士帮助我们对第 1 和第 2 道题及开放式评论做了最初修正和编码。
9. 直接引用了 CCAF 一位毕业生在问答卷中书写的“附加评论 / 问题”。
10. Sara Dolnicar, "Asking Good Survey Questions" [设计良好的调研问答题],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 no. 5 (March 2013): 551, doi:10.1177/0047287513479842.
11. 应答者对第 13 题“CCAF 在专业士官士兵队伍培养素养方面是否起着重要作用?”给出如下评论：“基于我个人的经历，这是 [一个] 既同意又不同意的回答。我过去的同事中有几位很会读书，读 CCAF 课程毫不费力；然而，学得好不等于用得好，因为缺乏实际经验，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课堂知识化为专业工作能力。我自己的专业素养是在 AFSC 专业领域工作多年培养出来的。因此我相信，大专院校教育与专业素养稍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应答者对 14 题“CCAF 毕业生处理问题是否往往更有章法?”给出如下回答：“基于我个人的工作经验，这也是一个既同意又不同意的回答。学校课程中采用多种不同情景来训练学生按章法处理问题；但在边干边学边积累经验的实际环境中，我们所学的和所培养的，是针对日常任务找出一套处理问题的章法。我与拿到了 CCAF 文凭的人一起工作过，当他们试图用课堂上学到的章法处理具体问题时，就陷入方枘圆凿的尴尬，因为身处的实际工作环境不同于课堂的假设环境。”
12. 同注释 10。
13. Norman Bradburn, Seymour Sudman, and Brian Wansink, *Asking Questions: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for Market Research, Political Polls, and Social and Health Questionnaires* [如何提问: 调研问卷设计权威指南 — 市场调研、政治民意测验、社会 / 健康调研问卷], rev. 1st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4).
14. Wei-Shang Fan and Ming-Chun Tsai, "Factors Driving Website Success: The Key Role of Internet Customis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Website Design Quality and Internet Marketing Strategy" [促进网站成功的因素: 互联网客户化的关键作用、网站设计质量的影响、互联网市场营销战略],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xcellence* 21, no. 11 (November 2010): 1141, doi:10.1080/14783363.2010.529335.
15. "Technical Training" [技术培训], US Air Force, accessed 3 December 2015, <http://www.airforce.com/joining-the-air-force/technical-training/>.
16. Gian M. Fulgoni and Andrew Lipsman, "Digital Word of Mouth and Its Offline Amplificatio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Leveraging and Amplifying All Forms of WOM" [网上口碑与网下威力: 利用和扩大所有形式口碑方法大全],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55, no. 1 (18 March 2015): 18-21, doi:10.2501/JAR-55-1-018-021.
17. 应答者评论：“我认为需要在超越地方指挥链的更高层次加强对 CCAF 教育意义的宣传。我们该说的都说了，但战士们不当回事，他们只是为了服从而服从。建议把学校名称改成空军大学。”
18. Keith Absher and Gerald Crawford, "Marketing the Community College Starts with Understanding Students' Perspectives" [推销社区学院首先要了解学生的看法], *Community College Review*, 23, no. 4 (Spring 1996): 59.
19. Craig A. Clagett, "Using Data to Optimize Community College Marketing" [利用数据优化社区院校市场宣传],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012, no. 153 (Spring 2012): 49-62, doi:10.1002/ir.20006.



贾森·M·纽卡玛, 管理学博士, 美国空军少校 (Jason M. Newcomer, DBA, USAF), 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理学士、航空理科硕士, Walden 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任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市总部空军飞行标准局空中交通管制与着陆系统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领导一个由超过 100 名军人和文职维护人员、后勤专家及程序管理人员组成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团队, 保障空中交通管制与着陆系统昼夜全时间连续运行。少校是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兼职助理教授, 讲授管理学与航空学课程, 在管理、组织发展、航空学, 及训练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经验。



亚伦·M·格拉斯曼, 管理学博士 (Aaron M. Glassman, DMgt), 帝国州立学院理学士,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理科硕士, 马里兰大学学院管理学博士, 现任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管理理学学科助理教授兼学科主任。此前他是金印级飞行教员、飞机所有者和航空企业业主, 拥有管理一所多分校地区性航空训练学院各方面业务的经验。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商业教育、学习分析、管理学、人力资源, 以及高校行政管理。



艾莎·D·达克斯塔·保罗, 美国空军后备役少校 (Aisha D. DaCosta-Paul, USAFR), 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 内布拉斯加大学理学士, 西卡罗来纳大学项目管理硕士, 现以项目管理专家身份担任国防部管理顾问, 就联邦政府采购、供应链威胁分析及物流等领域提供专业咨询, 也以后备役军官身份担任战备后勤官。少校还是社会创业家, 她领导巴尔的摩一个名为 “I Am O’Kahl!” 的非盈利机构, 面向低-中收入家庭及其 10-18 岁子女传授企业所有、房地产投资和个人财务等方面知识。



贾森·A·福勒, 美国空军三级军士长 (MSgt Jason A. Fowler, USAF), 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 现任空军社区学院机构效能管理主任, 行使校园关系发展部主管职能, 负责监督调查材料分发, 学院数据收集和趋势分析, 以及全部季度与年度报告事宜。他还负责督导校园关系发展部检查校园设施, 控制学院检测程序, 以及审核 108 所关系院校教职员资历, 确保全院严格遵循南方院校联盟委员会有关规条。